

片警老王

□ 孔令胜

初冬的辖区夜幕降临,喧嚣渐次沉寂,派出所的门被缓缓推开,片警老王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了进来,他刚带队出警处理完一起复杂棘手的辖区纠纷。只见他:帽檐下几缕头发被汗水浸湿,脸上写满了倦意,制服上还残留着夜晚的寒意与奔波的痕迹。他边卸下身上的警用装备,边催促辅警及时录入出警信息,随即又拿起值班记录埋头填了起来。

片警老王,五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说起话来井井有条,在辖区里已摸爬滚打了三十多个春秋。从初出茅庐的青年警察,变成了如今两鬓斑白的资深民警,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却也沉淀了他对辖区治安工作的挚爱与坚守。

当清晨的阳光刚刚洒满大地,老王已经开始了他一天的紧张工作。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岗,仔细梳理前一天的案件记

录,计划着当天的巡逻与走访任务。他的手机里存着许多居民的联系方式,备注都是详细的住址和家庭情况。他的脚步遍布辖区的每一个角落,熟悉每一条小巷的曲折,知晓每一户居民的情况。群众无论大事小情,只要找到老王,他都会全力以赴。

今年秋季,辖区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老王主动承担起了案件侦破的重任。为尽快确定嫌疑人,他根据大数据仔细搜集案件信息,然后筛选进行碰撞对比,力求捕获有价值线索。同时眼睛紧紧盯着监控画面,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身影,连续几日的高强度工作,使他的双眼布满血丝,身体也几近极限,但他依旧咬牙坚持。终于,在一个雨夜,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为尽快破案抓获嫌犯,他带队连续昼夜蹲守。长时间的劳作,使他腿肿脚痛,腰椎旧疾也频频发作,但他悄悄贴上止痛膏,继续坚持。在嫌疑人再

次作案时,老王和同事如猎豹般出击,将嫌疑人当场擒获。事后居民们送上锦旗时,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老王的耐心,更是在全局出了名的。辖区里的纠纷时有发生,夫妻吵架、邻里矛盾,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老王却不轻视。有一回,辖区某村两户居民因为院落排水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老王和村干部赶到现场时,双方正脸红脖子粗地互相指责。老王没有急于评判谁对谁错,而是给他们各自递了一瓶矿泉水,先让他们冷静下来。老王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等他们情绪渐渐平复后,再用那温和而又坚定的语气开始劝解。他从邻里和谐的重要性,讲到互相理解的必要性,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在老王的调解下,双方渐渐平息了怒火,最终达成了和解。

老王常说,片警工作无小事,居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就可能为居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一次值班,他接到一个警情:辖区某村有个孩子走失了,家长心急如焚。老王立刻行动,他一边联系同事帮忙查看公共视频,一边在辖区里四处寻找。他不放过每一个角落,每一条小巷,每一个蔬菜大棚及沟渠……一边走一边呼喊着孩子的名字。汗水湿透了他的警服,但他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他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瑟瑟发抖的孩子。当孩子扑进父母的怀抱时,老王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就是片警老王辖区工作的平常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中演绎着不平凡坚守与担当。在辖区群众心中,老王永远是那个最值得信赖的人。

(作者单位:献县公安局)

腥油饼里滋味多

□ 刘兰根

记忆中,母亲烙腥油饼最拿手,一层一层地泛着金黄的油光。

每年麦收前,母亲都要去赶一次集,买一块猪板油回来。母亲把板油切成小块,然后在院子里垒砌的土炉上支上小铁锅,俗称“耳子锅”,点燃几个玉米棒皮、棒核,炼腥油,浸润了油脂的耳子锅油黑发亮,洋槐树的树荫遮盖着南墙下的院子,风吹洋槐叶沙沙有声,那洋槐树的香气也浸满了腥油的浓郁。炼好的腥油倒进瓦罐里,晾凉后凝固,凝脂一般。

母亲烙饼的柴火用麦秸或者玉米棒皮,防止火过硬或过慢。烙出的饼讲究起层,揭开后有数层,处处透着一个家庭主妇的用心。腥油饼是挡馐的饭食,卷上炒鸡蛋、咸鸡蛋或者几棵大葱,吃了浑身有气力,割麦、轧场、扛麦口袋、耕地、拉土等力气活儿全凭着这腥油饼了。

吃腥油饼时,母亲会提前熬一锅绿豆汤,解暑又解渴。有时候,母亲会用红薯粉做一锅凉粉,晾凉后切块,放入盐、醋、拍黄瓜、麻汁、蒜,再倒上一盆凉水,那味道是凉丝丝的鲜香。

有一次,我上学刚学分数,老师在讲台上问:“今天中午谁家吃的饼,举手。”我恰好中午吃的饼,赶紧举起手来,环视前排几个举手的同学。听老师说提问一个最前排的同学说:“你吃了多少饼啊?”同学答:“我吃了半张。”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回答:“我吃了二分之一。”然后,老师又提问一个高个子男同学说:“你家的一张饼切了几角啊?”同学答:“切了四角。”老师再问:“那你吃了几角啊?”同学说:“我吃了三角。”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回答:“我吃了四分之三。”我的心扑扑直跳,生怕老师问到我,想放下举起的手又不敢,因为中午母亲把饼切了八角,

我吃了两角又拽了一块,我实在是弄不清楚这算几分之几了,吓得我手心冒汗。幸亏老师再没往下提问,我悬着的心方才落下来。

那时候,二姨家做卖熏鸡的生意,经常会送来鸡腥油。那油是熟的,从鸡汤里撇出来的,俗称“撇汤油”。用鸡腥油烙出的饼面上不但闪着油光,还有酥脆的细小碎片,咬一口,外酥内软,既有各种佐料味道的丰富感,还有鸡肉的香气。那些年,吃鸡肉是舍不得的。母亲隔两年待鸡老了,就会在年底用自养的笨鸡让二姨加工成熏鸡。过几天拿回来熏鸡,留下来的只有一只,惯例是给姥姥姥爷一只,两个舅舅家各一只。留下的这一只,我也吃不到,需要待客摆盘,是过年最硬的一道菜。

父亲是兽医,经常走乡串村。有一次,附近村里宰了一头驴,给了父亲一瓶驴腥油。母亲第二天就烙了驴腥油饼,一家人吃得特别兴奋,都好似吃到了烙饼卷驴肉一般。驴肉到底什么味,谁知道呢?问父亲,父亲的回答也只是科普了一下,说应该是什么味道吧,手里的一块驴腥油饼让我出现了驴肉的幻觉。

又有一次,那个村里宰了一匹马,又给了父亲一瓶马腥油。我们想着马比驴高大肥硕,马腥油应该更香吧。第二天,母亲烙了马腥油饼,整张饼看上去色泽更加金黄油亮,让人垂涎欲滴。我迫不及待地吃上一口,没想到,却感觉那味道有些复杂,有一种原始的腥味。母亲舍不得把油扔掉,以后每次烙饼放上一点儿马腥油,吃了好些天,终于吃完了。

岁月倏忽而过,如今父母已故十余年,走在通往故乡的路上,回味起那些年的腥油饼香,仿佛就在昨天。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

巡

(作者单位:秦皇岛铁路公安处菱角山车站派出所)
刘征
张国龙
摄

抱犊寨情思

□ 冯毅

作为生长在华北平原上的我来说,对于巍峨的高山,总有一种由衷的敬仰和亲近之感。前不久,我慕名来到全国知名的景点抱犊寨,禁不住为之惊叹:北方居然也有这样的灵山灵寨!

远远望去,抱犊寨宛如一尊巨大的卧佛,头南足北,眉目清晰逼真,卧姿安详自然。到达山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神奇的平旷之地:在这海拔虽不太高但四周都是悬崖陡壁的山上,竟然有方圆六百多亩的沃土良田,土壤最深处有六十多米。导游面对我

们的惊奇,讲了一个故事:当年二郎神担山每次往返路过这里时,总要在山顶上歇脚,久而久之,从筐里漏出的土越积越多,于是形成了今天如此深厚而开阔的土壤层。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土壤层究竟从何而来还是个谜,但山顶上可耕种农作物却是千真万确的。

徜徉在这块广阔而神奇的平旷之地,游历着山顶上各个自然或人工修建的景点,我竟心醉神迷了。

山顶门坊南天门气势恢宏,汉白玉琉璃瓦加上能工巧匠的彩绘装饰,使它更加富丽堂皇;韩信祠里遗留着雄壮阳

刚的古风,蕴藏着几多风云战事;金阙宫前道人吟咏着旋律庄重、韵味悠长的经文;罗汉堂的地下五百罗汉皆用巨型大理石精心雕琢而成,亦真亦幻叙述着岁月;夫妻树边有说不完的真情,牛郎织女院内有道不尽的深爱……

在这平地般的山顶,有一段“长城”。登上“长城”,透过淡淡的云雾俯瞰或远眺。华北大地上青山如黛,绵水似练。一束束纯净的阳光亲吻着游人的笑脸,置身其中,似在人间仙境。

最令人叹为观止、深深体会到造化的神奇与深刻的要数天门洞了。这是一个天然的巨大洞穴,幽深但可摸索而

入。里面有“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传说,四壁森然,风声在耳,寒气袭人。站在洞底仰视,洞内拱形的石壁上,嶙峋的怪石中隐约可见一些字体不同的石刻和一尊尊形态各异的佛像,这就是著名的摩崖石刻。

这里没有修饰,天然得近乎原始。这里有着天边的宁静与深邃,它让你忘却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废的失落。

我深知,我的这些轻飘飘的文字描绘不出这里的色彩与凝重,但心灵再也无法抵挡此处之诱惑。只有在心底默默祝愿:待来日,定重游!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特别的缘分

(小小说)

□ 郭军红

梅桦是一个性格外向、快言快语的女孩子。她从省属高校农大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国农大的研究生,学的是生物技术专业。用她父母的话说,自家姑娘学的是研究怎么种草莓,和农民差不多。其实梅桦学的专业,简单说就是研发如何改良草莓的品种、提高产量、增强营养成分等等。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梅桦应聘去了北京远郊的一家农研所工作。话说梅桦工作这三年,天天忙忙碌碌,增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有时独自一人无聊之时,不免心生寂寞。后来,她购买了一只呆萌可爱、聪明机灵的阿拉斯加犬作伴,还给它取名“阿呆”。

每当工作完毕,梅桦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聪明的阿呆立马迎上去,又是撒娇,又是卖萌,好似给予安慰和问候。此刻,也是梅桦最开心的时候。时间一长,他们彼此成了忠诚的依靠。

前几天,趁着休假,梅桦带上阿呆回到老家县城看望父母,和父母小住了一些时日。梅桦还是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带上阿呆,走出小区,在县城的大街上,公园里,溜达散心。

一天清晨,梅桦带着阿呆来到公园,只顾用手机说工作、看视频,一时竟忘了阿呆的存在。待她想起时,却不见了阿呆的踪影。这下梅桦慌了神,连呼带喊到处找寻,问晨练的叔叔阿姨们,都说没注意。无奈的梅桦选择了报警求助。

此时,正在派出所值班备勤的警员钟炯睿接到报警,便和同事刘扬驾驶警车赶到现场。梅桦一见到警察到来,就眼泪汪汪地述说了事情的经过。

再说这钟炯睿,从刑警学院毕业后,怀揣梦想,通过公安联考入职警队,后被分配到了派出所。经过这几年的摔打磨炼,钟炯睿也成了派出所的中坚力量。

钟炯睿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梅桦,不解风情地来了一句:“多大点儿

事啊,不就是一条狗嘛,我们想办法给你找不就行了!”此言一出,气得梅桦怄了回去:“不是你的心头爱,你懂什么,你怎么说话呢……”一通不留情面的奚落,搞得钟炯睿很是尴尬。钟炯睿做好出警记录后,便让梅桦回家等消息。

回到所里,钟炯睿径直奔向视频监控指挥室,调出梅桦和阿呆行走的轨迹,追踪所有的卡口影像,不断地回放、筛查。还好,最终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牵着一只罗威纳犬在公园游玩离开时,阿呆跟在人家后面,一路小跑地离开了公园,一直跟着人家进入了某个小区。

钟炯睿看到整个过程后,去到那个小区,通过物业管理人员的辨识,找到了这位中年男子家。钟炯睿敲门入室,说明来意。中年男子告诉钟炯睿,自己想把这只小狗还给它的主人,却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狗。

钟炯睿拨打梅桦的电话。很快,梅桦来到所里领取阿呆。看到梅桦踏入派出所的值班室,阿呆睁着一双

无辜的眼睛,先是一愣,继而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奔向梅桦。梅桦弯腰一把将阿呆抱在胸前,抚摸着它的头,湿了眼眶。阿呆依偎在梅桦怀里,发出哼哼之声,好像在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此时,钟炯睿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只言未发。后来,梅桦说完感谢的话,他们俩又聊了起来。这一聊才发现,当年梅桦和钟炯睿上的同一所高中,还是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只是那时候,谁也不认识谁。这一聊,一下子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梅桦离开派出所时,他们互相留下了联系电话,加了微信。

再后来,梅桦和钟炯睿电话里说了什么,微信里聊了什么,谁也不知道。据可靠消息,现在他们二人已经进入热恋期。这事儿说起来,还感谢阿呆,如果没有阿呆这档子事,没有阿呆从中“牵线”,或许也不会有他俩的缘分。

□ 孟令伟

父亲是一名军人,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生于1927年,逝于2011年,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多次立功。

1944年,我的家乡华北一带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军的抢光、杀光、烧光政策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就读于医学院的父亲,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以在校大学生身份报名参军。父亲有文化基础,被分配到部队后勤工作,主要整理战地资料。当时抗日形势残酷,指挥部队时不时遭到飞机突袭。父亲一边学军事知识,一边学习武器运用。1945年,父亲自告奋勇,奔赴前线。父亲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两颗子弹从父亲的右肩穿过,从此父亲的肩膀上留下了两个清晰可见的疤痕。

解放战争中,父亲参加了平津战役。父亲所在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入天津,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父亲义无反顾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在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与敌人斗智斗勇。父亲曾用肩膀托着机枪打过敌人的战机,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战友炸敌人的碉堡,父亲腿部受伤。养伤期间,父亲拿起笔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激励着战友们奋勇杀敌。

1953年,父亲回到祖国,提升为团级干部,后转业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此后好多年,父亲兢兢业业,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父亲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成千上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他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作者单位: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

父亲的从军路